

泉州府志卷之二十

風俗

有教化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泉自唐以來席相常袞倡導於前蔡襄王十朋諸賢激揚於後重以紫陽過化之區薪傳不絕鄉先生遺澤類足以陶淑後輩海濱鄒魯之稱厥有由也然而民風更變近以十年升降何常唯杜其漸大醇不無小疵盛極或開流弊整齊而作興之機一動而應如神今昔寧有異軌耶作風俗志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唐十道志清源郡秦漢土地與長樂同晉南渡衣冠族多萃其地

韓昌黎集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常袞為觀察使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

九國志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以中原多事無復北嚮故六朝仕宦名跡鮮有聞者宋王十朋止訟文泉在七閩之中民淳訟簡素稱易治

圖經瀕海者恃魚鹽爲命依山者以桑麻爲業大抵皆崇
儉樸 好佛法重婚姻喪祭以儉薄爲恥

張闡集泉之爲郡風俗淳厚其人樂善素稱佛國
曹脩睦建學表地推多士素習詩書

淳祐郡志愛身畏法崇遜恥爭儒者安於閭里以漂泊爲
病仕者守其塗轍以奔競爲羞 木少桑柘婦罕蠶織

謝履詩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關州南有海浩
無窮每歲造舟通夷域

明蔡文莊文集吾泉素稱民淳訟簡昔人至以佛國爲之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二

號夫槩以佛待泉人人固有未然者然卽是亦可以諒
泉俗之厚矣

黃河清文集泉郡宅於山海間山而居者歲食其山之入
猶出其餘以貿易於海海而居者亦食其海之入舉得
而有焉蓋山海之利居田之半也

王世懋閩部疏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
輓水而灌之

隆慶府志泉地風氣溫融人素質實凡婚姻死喪饋遺燕
會宮室車馬衣服器用舊從省約故圖經以俗尙儉樸

書之我朝成化間猶然昔人號曰佛國曰海濱鄒魯良
有由然士夫之家意氣交尚道義相先若疾病悉從醫
藥喪事俱用祭奠婚姻饋燕惟求不失禮意宮室多以
故陋爲安聲色漸以斂藏爲雅閭閻子弟不厭淡素間
閭衆庶觀望就簡國初舊意庶幾復回也已 泉居八
閩之南山勢蜿蜒不見削刻海港逶迤不至波揚故風
土溫柔民性愿慤習俗敦厚率以愛身畏法爲重原無
較計乖戾之風 國朝科第文物之盛彬彬與上國齒
今閩閩山海之間家詩書而戶業學卽卑微負賤之極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亦以子弟知讀書爲榮故泉中冠裳之士往往發自寒
薄凡仕宦所至任事行法不善委曲徇人膠守官序拙
於夤緣雖有權門倖路莫能投向尤恥於面諛而短於
辭說見有脂韋澳忍貪汙無檢者輒羣然鄙賤之無或
強昧其心苟爲黨護蓋士以禮法爲拘氣節爲重自宋
至今猶然也

莊際昌文集吾泉夙稱名郡人文幾爭勝宇內摘藻擷華
慮無不家元珠而人拱壁詩書絃誦之風達于七邑

萬歷府志泉封疆逼陬物產磽瘠桑蠶不登于筐繭田畝

不足于耕耘稻米菽麥絲縷棉絮絲來皆仰資吳浙惟魚蝦羸蛤之利稍稍稱饒民飯稻羹魚爲甘於肉食不敢羨也山藪居民樹藝葛苧機杼所就與他邑相灌輸而貿易魚鹽不過饔飧是賴地利薄故其蓄聚少俗尙敦樸自昔已然諸詣鬻塾市肆者踽踽一布袍殷積之家製薄縑輕紗值吉禮嘉會始一被體四民各脩其本業居恆絕不爲宴集吉凶儀節多依朱子家禮

何喬遠閩書泉州枕山負海有荔枝龍眼之利魚蝦螺蛤多於羹稻懸島絕巔以網罟爲耕耘附山之民墾闢磽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四

圃植蔗煮糖地狹人稠仰粟於外百工技藝敏而善倣北土緹縑西番毳罽莫不能成鄉邨婦人芒屨負擔與男子雜作士挾一經俛首鉅心無所不能爲貧者教授資俯仰縉紳先生爲盛于中原其君子無造次辨麗之智其小人帖帖愿謹自取衣食

周鐘京省考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

國朝李光地脩學記成宏間蔡陳諸先生勵行清脩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尙淳樸聞之長老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衣冠不齒也

黃朝陽答泉俗問或問泉俗每旱暵輒用素衣冠禱雨禮
歟曰此亦近於禮者也或曰禮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雩
必備樂如是安在其可用素服也曰古者龍見而雩是
雩者先時求雨之祭耳豈所論于旱災之日哉按吾泉
地瘠民貧歲稔亦無儲蓄一季不登則嗷嗷待哺矣憂
旱剥膚非具文也夫禮雖不下及百姓然當迫切哀籲
之際素衣冠爲宜豈可呵之爲不祥乎

晉江縣

明郡守程秀民脩學記晉江爲古名邑文獻甲於海內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五

萬歷府志晉江人文甲于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處大半
市易上國及諸島夷好禮相先輕財能施安可少也

李光縉景璧集晉江一都會也俗好儒備于禮民儉嗇畏
罪頗有桑麻之業

溫陵舊事吾溫陵人文之盛晉江一邑與海內諸名邦相
抗衡蓋地去中原遠間以峻嶺高灘非積居時逐之所
民無所徵貴賤惟濱海爲島夷之販安平鎮其最著矣
至於紳士之家惟書而已堪輿家云郡清紫二山對峙
秀穎甲天下第二山之支如兩垂手至水口不相管攝

故人文盛而財賦損也嘉隆以來士人讀書多在開元承天二寺尋丈之室歲僦一金至於文廟兩廡尊經閣先賢祠宇及附郭山寺皆老生耆宿受徒之所極至十室之內必有書舍保販隸卒之子亦習章句當是時師嚴而尊學徒已婚冠爲弟子員矣稍不如矩矱而受扶其大鄉巨族則多爲社塾師徒交勵與郡城埒萬歷之戊午己未維時何穉孝李宗謙二先生僉以藻鑑品題天下士所獎賞爲時聞人掇巍科登台輔者未易枚舉郡人士束身脩行求所以當二先生之意二先生亦極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六

相推引所謂暮得一旦以告人如恐其或失之也士生其間人人自愛問有鬪茸之輩擯不與爲徒彬彬乎其鄒魯之邦哉歲科試晉邑儒童卷可萬餘縣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學使者如周諱之訓葛諱寅亮咸云泉郡生儒卽三倍其額尙有不盡收之恨焉 俗樸而淳士農工賈各世其業農夫有至老死不一足城市不見官府者 郡以內少行商其坐賈本甚微或不能滿百金然樂甚遇令節芳辰或歌或舞無所苦亦無所憚也蓋其時縉紳諸君人人欲

以風軌持世後又得李文節先生領袖其間一言一事無不足爲後世法諸縉紳惟恐有一過當使先生聞之故其子弟童僕莫不循循唯謹迨萬歷丁巳文節公逝矣然而士習民風猶然近古蓋典型尙在風規未遠習慣自然有若此者 凡客必坐上位卽卽舅之親密熟知友亦皆上位主人下位陪之丙辰後皆東西無上下位者 余聞之吾父云吾祖宦歸在萬歷之壬寅癸卯將觴客而問庖價幾何父曰二星祖曰何遂至此吾公車時纔錢二三分耳及余所見天啓乙丑至崇禎之戊辰巳巳每席亦三錢三分耳甲戌遂以兩矣然當時聞之者皆舌橋不下老人則喟然嘆慨以爲怪事矣

南安縣

明陳叔剛重建夫子廟碑記南安去郡治最近號稱劇邑百里之間絃誦相聞

蔡文莊集南安多深山峻嶺或行數十里不聞雞犬聲地可耕者不能三之一

隆慶府志南安風氣俗尙大較與晉江同但南安之人多任質而慇率晉江之人多好脩而文雅

萬歷府志南安文教爲盛其巨姓亦最多意氣交尙與郡城隔十里許衣履往來相繼不絕惟長民者常于衙蠹費清理焉

閩書南安土壤滋沃宜瓜菓其人質率尙意氣

縣志南安建自梁天監中先泉郡而治風俗最爲近古家詩戶禮頽秀而文出見上官多樸訥而短於辭說民勤苦力作行賈不出鄉自明嘉靖中被倭毀掠室廬俱灰戶多散亡故姓被寇入郡者不復營舊宅鬻產買牛給佃墾荒不能復昔之半 土田磽瘠物產寡乏絲絮稻菽之屬繇來取給於他方惟海濱魚蝦蠣蛤稍稍稱饒一經變故卽鯁鯁然有不克支之慮焉

惠安縣

明張岳縣志西北多叢山有竹木果實薪炭之饒田皆逼阨山谷間導水於高者注之火耕水耨伐山爲業農民依崖澗縛茅爲屋植籬以障內外多者僅數家田原肥美無漁鹽末作而用常足數村會爲一保有警輒相爲應援故盜賊鮮少自邑治東北循海東南至洛陽江村落繁多田錯布原隰無深溪大澤以溉注之常病於旱

人勤稼穡儉嗇衣食以致蓄藏隨高下燥濕皆爲田旱
月涓滴之水以死守之爲桔槔機輪以激水者聲達晝
夜桑麻雞鵝羊豕蔬菘羸蛤之利家自力以給歲商販
以入與泉濱海業海亦不廢田事自青山以往出鹽又
出細白布通商賈輦貨之境外幾遍天下 人知力學
科目日盛學者談道理攻古文辭不專爲時文以應舉
民俗愛惜廉恥畏法度無敢習鬪雞走馬蹋鞠酣飲歌
呼及爲推剽鬪訟以扞文網性善弱忍事少爭訟衣服
儉素無絲紵文綺村落少金錢吉凶慶吊以布帛牲畜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風俗

九

五穀相餽遺喪禮主人製服旁親皆素幘涼衫素帶又
以爲巾服惟日月久近一依古禮婦人髻紒麻衣殊裳
腰經父母之喪亦素服三年事神雖謹終無肯捨其子
弟入緇黃者

陳安國儒學記惠安瀕海地瘠民貧

萬歷府志惠俗節嗇人知力學工文辭

閩書惠安地少壤多稻麥番薯可以支歲澣纴織苧有葛
屨之風家豢豚雞羊豕可以鬻他郡村落慶用用布帛
牲穀爲禮婦人已嫁爲其父母服素三年其君子忠信

其小人儉畏而任慤

安溪縣

後周詹敦仁初建縣記土沃而人稠風淳而俗樸

宋黃銳安溪縣詩掌地也成田

明隆慶府志安溪泉支邑也其地土沃人醇素號易治西北多山嶺民附谷以居甲乙相失無復聚落風氣柔而不悍故民無遠遠之獄盤鬱山村罕誦詩書冠昏之儀多循泉俗桑柘少植惟種木棉女工織紵依山之戶壘石而耕人少出贅貧甚不爲僧道樹藝之外百無能解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

商賈百工藝業咸遠人擅之以有其利

萬歷府志安溪盤紆山谷間去城市遠者耕織外一無所事儒雅亦彬彬繼出

閩書安溪山水清激穀之所出足以飡郡中其士慊慊山故產鐵五方民衣食其中亦能耗穀而叢警冬棉夏葛以爲女工

何喬遠舊縣志窮鄉極谷之士亦饒於文詞 僻在一隅不廣於耳目浸於慧巧故其民慤有溪山暢遂之觀故其民和田疇阡隴多在崇岡複嶺間雨露易滋山泉所

注已足當畎澮刀耕火耨力省事倍故其民逸

新縣志士通經學古倍於往日嚴閉戶惜身名農曩耕於田今耕於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憚陟巉巖闢草莽歲計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閨闈巾幗勤女紅務節儉皆能以禮自守

同安縣

明隆慶府志同安自朱子簿邑以來禮義風行習俗淳厚士多穎異能文以氣節自勵其民亦守分能任真性無矯飾男子力稼穡婦女皆勤紡績東方地磽民多貧能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一

習勞苦浯洲居海島中有風沙之苦其俗尤敦儉素業儒者多科目恒不乏人最下乃精習法律耳西方地腴民逸亦不至怙侈巫覡浮屠間亦用之但儒者亦多不惑祭奠用朱文公家禮

萬歷府志同安絃誦之聲四達科第近埒于晉邑

閩書同安朱子之所過化其君子勵節而小人任天其男力穡女善爲布

鄧一相縣志序同重力本尙經術禮不辭費舉度于義視他邑屬稱良 同濱于海探珠而從海賈遊者經鯨波

屢浪之險而心無畏懼

按泉郡人文之盛甲于全閩人佔畢而戶絃歌自宋迄明士以理學經濟爲務恥爲詩賦文詞之習及嘉隆以後鄉前輩博洽淹通出其緒餘皆足以爭衡上國我朝文治誕敷海濱盈溢經學之儒彬彬輩出黨塾子弟年方髫齡多有能誦十三經者晉邑歲科童子赴院試者幾至五千人他邑亦不減十之二三雖有佳文不能以入彀決也又其士習尙廉恥而多清議一行有失則闔郡傳譏故寒畯食貧半菽不飽卽宦成而歸往往囊不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一

名一錢至有莫能具體粥者是又不獨坎壈失職之士然矣 祀先之禮必極其誠百人之族一命之官卽謀置祠宇祭田霜露歲時非豐潔不薦下至市井小民家設主龕務求宏麗凡廳事位置必先祖而後神 泉人最嚴於男女之別功總之親多不相見戚屬姻眷屏絕交遊凡踏青鬪草入寺燒香登山遊玩雖小家女羞爲之女子不讀書卽紳士家讀至八九歲畧識大義而止十歲以外禁不出中堂偶有年長女婢經過街衢則譏諛必及其主矣 娶婦入門越二日拜獻茶果於所尊

以珠簾蔽面賀客坐外廳索茶果無必得素絕開房喧
譁之習 家蓄僮僕非幼則老足供事而已其有優養
俊奴者則鄰里交非之 俗重衣冠之飾非市井無賴
雖盛暑燕居無袒裼者 習俗好義凡郡中興建大事
及尋常施捨雖家非素封亦恥居人後 以上數條皆泉
俗之最美而為
舊志所未備者
故特為拈出 地斥鹵而瘠租入不足以供仰海運甚

於望歲遇灾祲則饑歲稍豐而黠佃又飽其私庾萬歷
府志云近年生齒日繁山窮採樵澤竭罟網仰哺海艘
猶呼庚癸又云佃農所獲朝登隴畝夕貿市廛至有豫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相約言不許輸租巨室者及今此風未改其尤黠者或
串通胥役以為庇護而食租者難矣 溫陵舊事泉地隘
而磽瘠瀕海之邑

耕四而漁六山縣田於畝者十三田於山者十七歲入
穀少而人浮於食饗殮所資上則吳浙下則粵之潮高
如數月海舶不至則待哺矣晉邑所槩尤雷於他縣邑
東十餘里屬惠其隸晉者巨浸耳邑西五里為南安正
南多濱海埭田未旱而涸西南不十里又南安界也惟
嶺北四五十里其東復為惠安北連仙遊稍稱沃壤每
春冬徵租舊皆佃主親履田畝以豐歛為完欠田丁例
供一飯田主上坐田丁之老傍坐舉壺觴田主或縉紳
之林下者亦和顏與談農事勞苦而慰藉之共飯畢乃
退租完將歸以隻雞白粢二三十為贖田主答以巾扇
之類主佃相與以禮如此其後貴家憚於親行率俾其
豪奴取盈之外復多虐政於是人心怨憤未幾負郭田
丁集數百人為綵旗鼓吹先請史相國家中斗姥而迎
之凡有負郭租者數百人突至其家必取姥較定可否

有識者云此亂始也未久南安之變作一日而殺田主數人壘土堡於山巔積穀其上約無輸租者無賴之徒攘臂而爲之首有穀已收在船至近郊矣亦衆維之而去不則焚棄之並其鄉之厚貲者或自匿而不敢與亂則殺而戮辱其妻女永春安溪俱望風起矣釀禍數載穀價騰湧郡城大困有泉南遊擊洪日升者徽人也頗知兵曰此豈可長吾其徃平之乃以所部遍歷諸邑民匿其少壯以老者數人衣冠具羊酒泣言取租之橫誠非得已願學爲良善洪多方宣諭其頑抗者亦有所擒獲以事非奉旨不敢大加懲創而勢亦稍戢洪之力也然閉穀不輸猶故也竟無敢入山收租者時鄭金吾假旋郡紳徃請之遂毅然率其自餉兵四百人駐南安報親寺悉得其倡亂主名令歸自首因赦其罪約盡平山堡使各領其本地方收租人如數輸將事始有緒自是收租者不戢自斂而佃民之桀驁遂至今矣

瀕海之民多以魚鹽爲業而射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四

于霧濤風浪中習而安之不懼也閒有一二無賴之徒乘逆風破艦時扼人于險而攘其利者○習俗之趨尙爲豪侈隆慶府志云家無擔石非色絲盛服不出萬歷府志云牛醫馬傭之卑賤炫然搖曳於都市同安縣志云服食華美奴隸之輩與縉紳等及今而商賈胥役之徒美服食僕妾輿馬置良田好宅履絲曳縞擲雉呼盧以相誇耀比比而然甚者少年輕俏窄袖禿巾衣冠多不循制度以自爲容悅晉同二邑爲尤多也隆慶府志云婚姻則糜金帛萬歷府志云冠禮少行三加婚嫁頗

尙侈糜割裂繒帛章施采綉雕金縷玉工費十倍惠安縣志云婚嫁頗計資送唯一二大家爲甚近十數年此風稍息紳士之家非極富厚聘不用金裙釵之屬隨意資送獨至鄉里小民嫁娶論財或買巨室婢爲妻非數十金不可得是貴易而賤反難矣 泉人頗惑於鬼神之說故疾病死喪多未合禮宋安溪令陳宓詩云時人信巫紙多燒病不求醫令自活嘉定條例云民之有喪富者侈費而違禮隆慶府志云居喪用浮屠疾病求符禱萬歷府志云居喪之奠廣致親賓自堂及下盛陳籩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五

豆旣撤奠則親賓饗昨惠安縣志云俗頗務鬼信機祥小數窮鄉無醫藥有病則禱於神及今此風猶然縉紳之族能屏斥浮屠者邑數家耳其餘喪事率致僧道鼓鏡之聲與哭泣競焚楮錢以數十萬計鄉邨之民病則扶鸞擡神或延巫覡噴油履火此民俗之最惑者也風水之說惑人尤深萬歷府志云郭璞葬經遞相肄習急則牙角交搆緩則遷延歲月雖再世不葬恬然安之蓋泉地阻山窄狹非如江浙以北平洋廣土可以族葬之法施之故吉穴凶穴以及斬傷之說不盡無驗但爲

子孫者苟得可安之地妥其先靈足矣乃習俗之非自昔已然今則愈甚每聽地師及土棍指使於他人墳山妄生覬覦賢宦裔微或至邱隴不庇甚至僕混主地孫侵祖穴徃徃而有更有近山大姓恃轄負嶠凡遇人家葬墳輒行阻止得賂乃已名曰索埔人家掃墳羣索祭物名曰約餅此更頑薄之至者也宋鄭俠集云民業不豐里俗喜訟明蔡文莊集云比年以來牒訟動以數百計或上司行部遮馬首而訴者絡繹也隆慶府志云市井小民有事輒假關節求勝李光縉集云晉江之民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六

矜慎好勝喜爭訟王慎中集云同安之俗器訐健訟視庭中牙鼠角雀勝者酒食鼓舞賀之同安縣志云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都由積惡訟師恣弄刀筆布成陷阱甚者通同胥吏高下其手使兩造經年累月骨盡皮穿而渠之生涯已無窮矣觀此則泉俗爭訟盛不自今積弊之端同安縣志盡之矣隆慶府志云正嘉以後家尚客氣武勇為傑狂躁為能負山濱海頑梗險健之夫動務終極甚則甘心萬歷府志云駢脇多力之雄如彪如虎十百為羣依窟負嶠一嘯蜂集乃豪家之

脩怨者或用以爲前矛

溫陵舊事吾溫陵棍法手撲妙天下蓋俞都護集古今棍法而

大成之身與士卒相角舐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其父其
大父親承都護之指教都護謂西北多力南人當以法
勝也盛平無事鷲悍之徒無所用心相與習擊南安縣
刺及手撲亦有絕妙者至是遂用以打降矣

志云嘉靖被寇以後一切失業細民率趨賭博椎剽器

訟之計以幸旦夕安溪舊縣志云依仁龍涓崇信崇善

之間好鬪而喜訟其民食鹽鐵之利感德潘田諸鄉作

治者皆汀漳旁郡人或時有構衆伏藏之患隆慶府志

又云同安瀕海漁民西鄰於漳者性多勁悍好鬪故招

募土兵時以同稱最同安縣志云同瀕海之區四達交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七

衝游手攘臂之徒糾夥結盟各立門戶胥役兵丁爲之

互張聲勢蓋泉民剛質頗有尙氣之習郡城內多淫祠

畫地爲境境有無賴少年謂之闖棍每遇迎神輒與鄰

境互相格鬪其在鄉村大姓聚族而居睚眦之怨率族

持械雖觸法不率晉南同皆然近唯惠安安溪少見耳

一萬歷府志云無賴子袖挾鉢兩翼倖雉盧墮落陷穿

坐進巾幘同安縣志云賭風盛行匪自今日賭弊最甚

莫如頭家當今此風稍息然市井之間邂逅爲羣壓寶

擲錢時時有之亦有多年積棍設爲固媒引陷良家子

弟是在當事之密訪而嚴究之耳以上數條皆舊府縣志所載泉俗之未盡
醇者雖經歷任良有司殫心教化尙有一二未能遽改附而存之亦以示警

歲時

元日雞初鳴內外咸起貼門帖及春勝設茶果以獻先祖
拜祠堂及尊長戚友相過賀日午復獻饌於先祖明日
乃撤亦有晚即撤者是日人家皆以柑祭神及先至元
宵乃撤按此即傳柑遺意歲時記宋郡志元正賀禮鄉
寓公相約聚拜省徃復之煩郡守兩司率僚屬會馬舊
于貢闈後于承天寺至淳祐間廼即泮宮隣里則各于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六

側近庵宇會集齒長歲推一人具酒果為禮今此禮廢

立春之日家設香案爆竹接春貼春勝

人日閩書泉人以是日取菜菓七樣作羹名七寶羹歲時記人

日以七種菜為羹

初九日閩書泉人謂是日為天誕玉皇本行經玉皇以是日度世按干寶搜神記

玉皇乃外國王子之成佛者真有父母姓名今即以為天誤矣道觀多報賽近則里巷

有之鄉邨之間無定日謂之天香

上元夜張燈以米圓祭先及神或以酒饌祀祠堂謂之祭
春又上元內外賽會迎神鄉邨之間或於二月謂之進

香隆慶府志多者費數百金少者亦不下十金萬歷府志粧飾神像窮極珍貝閱遊衢路因起爭端閩書泉中上元後數日大賽神像粧扮故事盛飾珠寶鐘鼓震鉦一國若狂溫陵舊事三吳人謂之社謂之會舉行於春夏之交或以五月王山人百穀紀之詳矣末附顧氏一書則指爲禍階噫亦太甚矣吾溫陵以正月謂之朝拜亦曰會蓋合閭里之精虔以祈年降福亦遵古儺遺意相沿已久事亦無足甚非者凡會皆於正初擇其境之齒德而裕財者首其事鳩金訂期設醮然後迎神周其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十九

境內人家置几檟焚香楮甚恭紳富家之先有所祈請者粧爲神像名曰賽答假面盛飾高擎其座及於楣簷正神八座端拱其行前者稱某將軍某元帥則選長軀偉幹者亦八擡挺立結束不亞正神復有一無所執惟拱手躬身如廟中泥塑位置旣高道上下轉折凝然不動足稱絕技者樂之部有馬上吹有步吹有五音銅鼓官川雲得之者卽所云諸葛鼓也旗之部有高招旗五方旗帥旗三軍司命旗清道旗飛虎旗巡視旗執事則戈鋌矛戟箭架劍盾龍頭鈎鏹等刀無不畢具而材官

騎士執蓋椀馬奚奴軍校蒼頭旗手之類復百餘人好事者又或摘某詩句某傳奇飾稚小僮婢而爲之名曰擡閣或結絲紬爲棚懸以珍玩執之而行名曰軟棚凡皆疲累日之精神以供一朝之睇盼神皆四鼻惟通淮關大帝花橋吳真人南門天妃虎山王相公古榕境元檀元帥則八檀吳真人天妃步耳餘皆馳脚攢力齊其疾如風雖奔馬弗及其或異飾花面極爲醜態鳴鑼助喊以爲神威觀之一笑而已神之前爲道士又前爲鼓吹又前爲巡逆豈卽逐疫二字之訛乎虎冠假面爲厲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二十

鬼之形飾金執桃茆古儺遺式也吳真人巡逆獨多至數百人餘或半或十之二三鑼聲震天地久之而神始過矣凡會一日之事大畧止此也至夜首事者例以鑼數面呼人家門首點燈二更時呼出燈牌火把於是不論大小人家各執長柄方燈一持香燈書風調雨順祈保平安等字聞之故老云舊例每十步敲金則持香者皆拜朝拜之名以此然持香吾猶及之每燈數十間以鐘鼓架其制四人舁之周圍燈火緣以練錦綴以流蘇鼓鳴於內鐘應於外復夾以二膚篋爲左右行又一種

名香架鼓吹一如鐘鼓架而製加侈大畧如吳下酒船
長河官座四周紗屏畫山水人物皆名筆也燈火三層
熱沉檀其上空聞數里矣關大帝吳真人燈牌以數千
計鐘鼓架香架以數百計火炬亦千百計長街一望如
星宿如燎原凡茲皆不招而至不約而同欣欣而來滿
願而歸者也

二月初一前後社師入學宏治省志宋盛時泉鄉里各有
社學歲前父兄商議擇師表至日里推一人爲東以諸
生姓名具關帖啓請入學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二月十五日花朝

風土記春序正中百
花競放故曰花朝

閩書泉中林下諸

老有以是日飲酒賦詩者宋郡志仲春貴家開園圃放
遊人賞玩兼旬經月又東湖北山多亭館遊人相望此

節令廢

清明插杜鵑花祭祖先有粿以鼠麴和米粉爲之綠豆爲
餠明日掃墳培土掛楮幣亦有卽清明日者亦有遲之
數日者安溪縣志插柳于門

四月初一日寺僧募化人家名洗太子初八日浴佛

按佛經是

日爲釋氏
成道日

以香湯灌佛頂分餽施主家副以餅餌

高僧傳摩

歌利頭浴佛以五色香水灌佛頂歲時記
無子者是日以薄餅侏九子母以乞子

五月初一日採蓮城中神廟及鄉邨之人以木刻龍頭擊

鼓鑼迎于人家唱歌謠勞以錢或酒米

端陽龍舟競渡

明黃克晦詩乍採芙蓉製水衣蒲觴復滂
釣魚磯歌邊百鷁浮空轉鏡裏雙龍夾浪

飛倚棹中流風澹蕩回撓極浦雨霏微
為承清讌耽佳賞自怪猖狂醉不歸
懸蒲艾及桃枝

于門貼符及門貼小兒以五色絲繫臂曰長命縷風俗通長

命縷一名辟兵繒又以通草象虎及諸毒物插之歲時記剪絲為小虎貼于

艾葉以飲雄黃酒且喫於房角及床下云去五毒小兒

則擦其鼻沫蘭湯天戴禮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作粽相饋遺風土記以菰葉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畏粘米謂之角黍俗云粽以米粉或麵和物于油內煎之謂之堆按此

即菹龜之訛也風俗通是日煮肥龜去骨加鹽豉麻蓼名曰菹龜取陰陽包裹之象合百藥閩書

泉莆是日多食鸚鵡螺以能明目近日食者多中毒死頗以為戒蓋此螺附

穢捕者多先拋死蛇以誘之故能傷人

是月無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設醮至期以紙為大舟

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備陳鼓樂儀仗百戲送水次

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

六月薦新穀於祖先獻荔及時果或副以筵崔實四民月令初伏薦麥

瓜于祖禰

七夕乞巧陳瓜豆及粿小兒拜天孫去續命縷

中元祀先寺觀作盂蘭會

俗名會度道書謂是日地官校人善惡盂蘭盆經註梵言盂蘭

盆此云倒懸救器

南國風俗中元夜家戶各具齋供羅于門外

或垵衢祝祀傷亡野鬼

中秋夜以月餅番薯芋魁祭先及神前一二日親友以此相餽

八月祭社安溪縣志安溪以初一日祭社又是月多祭墓俗云墓門開十月中亦有祭墓者名為送寒衣惠安縣志酒食以祀土穀之神按此祭唯此二縣行之他縣于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刈稻時報賽阡陌間而已

九日登高飲茱萸菊酒唯士人間行之

冬至州人不相賀祭祠堂春米為圓舖之謂之添歲仍粘于門

臘月十六日商賈皆祭土地神牲醴極豐

二十四日祀竈或二十三日

俗謂竈神是夜上天

以一家所行善惡奏于天也又言此日百神有事上帝畫輿馬儀從于楮具牲饌焚而送之至正月四日乃迎而復之如送之禮

二十五日俗謂天神下降設香案於神前

除夕前一二日以豚糕相遺謂之餽歲至夕祭先及神謂

之辭年設酒食聚飲達旦不寐謂之守歲熾爐炭燒雜

不爆竹於庭或起而越之謂之過炎

吳中風俗記人家各於門首燃薪謂

之相煖熱此即其意云

又泉人度歲皆以米粉為糕粿餈餈之屬

留宿飯於明日謂之過年飯

上諭一道雍正十二年

上諭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鬪狠而族大丁

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衆盛欺壓單寒偶因雀角小故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二十

動輒糾黨械鬪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

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

帶尤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者朕思上天陰騭下民與

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五方之風氣不

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東西南北所在皆然漳

泉之民亦未有天秉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

尚囂凌漸成積習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剽悍桀驁之

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

自知也其中豈無良善之人不過自潔其身固難以數

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可爲浩歎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迪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而戶曉而各省民俗漸知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犵獞之人近皆有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嚮化之意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過遷善草薄從忠而甘于自暴自棄蹈身法網乎朕心深爲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二十五

之機捷于影響作奸犯科之人旣爲王法之所不宥必爲天理之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然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爲善何所利而爲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爲要保身之道循分爲先毋以強凌弱毋以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爲行險徼倖之事毋爲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爲一體鄰里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爲義鄉有司表爲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至樂至利之事至安至適之境無過于此况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

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為國家宜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強悍一節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着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訓戒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以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特諭

告諭附

采朱子補試榜諭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活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而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某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又策試榜諭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子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為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于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真德秀泉州府科舉論士文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聞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上之

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
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
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
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
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
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
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場
屋所恃者心思戰心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况於文
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
手未能相應况於喧譁驟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
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
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
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曾喘膚
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諦思矣逸勞靜
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踈猶能連收科目其効往往
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
為先以喧呼躁擾為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
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為法而士風之美尤足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七

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為
士友之地尙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
識之士開曉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又勸農文仲春
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徃具文視前驅擁
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
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况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
德薄徒自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燒必蠲除彊
梗必鋤治常懷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
脩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肺腑嗟哉瀕海邦半是磽
确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尚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
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
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霆聲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
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陂塘
謹脩築預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謹則不匱必湏竭
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飽香
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
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
語爾子弟及爾鄉黨間各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

且悌恩愛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則大
類第一勿好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咎大半緣酣
醉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崇但觀盜竊徒多起樗蒲戲
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每因忿恚何
如忍須與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訟終身免顛躓我昔初
糜貨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昔初
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叮嚀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
俗予心真篤摯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再守泉州勸
論文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
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敬是先
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
少艱苦妊娠將挽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携持
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
恩人之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
名為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
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
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
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
道大端凡爾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息爭
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
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
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
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遂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
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瞻足莫
大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濕米
水肉大為人害放積收息量取為宜分數太多貧者受
苦舉債營運如約蚤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卽
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為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
謹復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為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為
伸雪有大不便當為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擾於爾無
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
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良善耆艾老成宜
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眾共誚責凡此
切怛欲曉編民讀書為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
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

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自始自今永為樂國又
勤孝文當職昨以二事諭民首及孝弟數月以來累據
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
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
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
可嘉今忽據百姓吳裕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
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為郡守不能以禮訓人致
此人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
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
樂鞭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從輕杖脊
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
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
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
爾民畧陳大義昔有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
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
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
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
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也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
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
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
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祐此理甚明幸無疑焉所謂
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
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
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為兒童戲
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
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當寒子
不獨煖父母有過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
者之意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
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
衣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
必先嘗若有明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療治之法不必
剔肝剗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
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之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
目陳當為遣醫診視藥石之資官有常給至於喪祭二
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勸

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誦奉僧尼廣脩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割宰羊豕酣營杯觴當悲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會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何忍付之烈燄使為灰燼乎言之尤可痛心况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飢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要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為便苟少可趨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堀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亦將祐之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勸農文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邈乎山川蓋睠睠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里後生子弟各為善人各脩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悞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瀦畜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躁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畚宜粟墮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

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弟上和
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
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
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
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
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
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脩祭祀亦與孝養
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鑿小本煩爾父老散與
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
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遊惰廢業自
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
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母忽明晉
江令陳之清上撫按一利十害文令能為政不能為規
政也者令能知之亦能行之規也者將使久行守焉合
言於下大府規於上邑庶有瘳令所宰邑地嘔民稠耕
畝於山豎蠟於海姑舂婦擔女市男田坐賈工作其細
已甚至其舌耒筆畊至比於無縛之粵無函之燕令不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能教之開利孔竇以啓爭端惟願為之去秦去甚俾還
葛履蟋蟀之俗蓋興之利一草之害十古人屠酷之汁
可以肥流水而今也水爭於地陂爭於水人爭於陂財
爭於人令欲求不貪財之人使之守陂不墮陂之事使
之守水不洩水之地使之受陂庶幾乎田有餘登農有
餘粟為是首政若夫草害之道亦有可言舉其錢穀之
數十年而書之籍上之天府乃今不按籍徵賦時輒有
私算書吏里正利而淆亂之吏呼何怒賦以不登令業
如籍書貳以付其家官與民若臚列行之為稍便夫惟
大府著為令則便徵賦民不能無訟也而是邑之訟禁
夫有訟者有師訟者家詩戶禮變為刀筆是用多師而
繁訟夫惟大府著為令罰之加必則訟事簡訟簡則刑
清而政不煩人莫不愛生也而是邑小民獨不愛其生
者不愛其生生者以為利于訟為誣而不反坐也于財
為掠而借以攫資也且夫七邑惟三件卒也吏畏色鼻
不敢嚮邇有傷無傷惟卒言也多習之人則分而難為
行財也人而三之何不財眇為生死也夫天雖高也猶
可測也地雖廣也猶可推也不曰三百六十節以當天

數孔竅血脉如川谷也乎又胡為不可習而知夫惟大府著為令嚴反坐禁賴掠克廣作卒則人命得情無伐天地之和夫脩問司寤所以防盜也柢而域之櫟而行之盜亦稍鳥獸散乃去之鄉落問鄉落無有城堡闕柵盜可相翔我必假捕卒卒所勾糾小盜耳蓋偷雞屠狗之徒而真盜反不得卒時時飲啖盜盜與卒分財物豈惟啖盜也時或出一洗名姓可以影射平民入其室平民繆恭敬具雞黍則可以免不則腰間有三寸鐵袖出銀鐙係其頭牛病而死指目為私宰夫是害也邑之安海鎮滋甚是鎮也買夷通粵其貨可以居捕盜之官且圖數更而况夫卒也夫惟大府著為令防捕盜官若卒嚴于其防盜也則盜之生理絕夫牧豬之戲君子恥之而今有戲于市者有戲于家者市戲則傷其身物家戲則傷其財產而猶競為之戲于市可法繩也戲于家不可法繩也且曰我劉毅也曰五邱生也大惟大府著為令無不得繩也則不得為博塞游而驚于本事矣市有惡少年夫非為惡少年也或有馮子都或有秦宮子都秦宮以惡少年為手足惡少年以子都秦宮為衣食非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

能背公死黨也而能鬪蹶蹙亂夫惟大府著為令引繩批根無所顧投鼠夫有所當其罪者也夫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三月而葬亦猶行古之道也而是邑也惑于相塚之言停喪待吉上及其高曾小民之家亦寧火而藏之聖壘而以待吉壤其甚也一坏之士兩家構難竟世而不休夫是邑也衣冠人文甲海內是盡地靈也而乃相塚之為惑相塚之人利其有停待遷徙若巫覡之言禍福也是不可不峻逐也夫惟大府著為令速之葬而峻之逐民可使無惑也泉刀者猶水之行地也白金也而偽之黑濁之氣未竭也五銖不能也乃至比鵝眼使其易以廢旋賤而收之而更為私鼓鑄民朝負擔而走于市得耗金敗錢何以糊其口也夫惟大府著為令責鍛工而嚴私鑄則泉刀流布也夫惟大府著有名數也而今何額哉一邑之庭有輿隸也附之以白役一人在庭十人在門在庭者趨在門者待一有差遣財一人化而為十人矣夫是十人也其家之父母妻子何財之贍而身之資也夫獨不有生業乎夫惟大府著為令定其額數除其冗散使自為生業也則小民安堵而

無雞犬之驚土瘠土也海之所絕山後障焉土出不豐
百貨皆自外至舟裝騾駝數十鍾不能置一石而官復
稅之比年有中官之擾稅金且至千民如何不竭也而
但僧復從而噲噉之吏也念民慮夫稅之多也但僧利
乾沒爲噲噉惟患慮其稅之少也夫是邑也歲糴三萬
有奇何必藉此而後可以充公帑比者今已請爲蠲而
尚存三百有奇乃區區之心尚欲大府盡除之也大府
誠盡除之令揭以告民則商賈至商賈至則貨賄集貨
賄集則價值平價值平則民用足而免于饑寒
之患此尤令之所蒿目繫心也敢以陳諸後

泉州府志

泉州府志卷之二十終

泉州府志

卷之二十

風俗

三